

让教育诗意地栖居

——记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李维兵

■ 本报记者 鲁磊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“教育可以没有我，而我决不能没有教育。”初见李维兵，他告诉记者，对于教师这个职业，他近乎“痴迷”。他曾有多次机会可以到条件更好的城市、待遇更优渥的岗位工作，但“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离不开学校，离不开老师和同学。”

25岁破格晋升为泸州最年轻的小学高级教师，31岁成为当年四川省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之一，后来又被评为泸州最年轻的省特级教师……从“一支粉笔、三尺讲台”诲人不倦的师者，到在教育“星辰大海”中沉思的一校之长，李维兵不断思考、感悟，不断探索、创新，提出“和雅教育”的办学理念和主张，把关注点投向学校中最重要的事——教师和学生，不仅让百年名校历久弥新，更让诗意充满校园。

李维兵孜孜不倦追求着、实现着他的教育梦：让校园充满活力，让教师幸福地工作，让学生持续全面发展，让教育诗意地栖居。

带着感情从事教育工作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李维兵正上初中，每周一至周五在乡村中学住校学习，周末赶回农村家里，帮助多病的父母干农活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体弱的父亲病倒了。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李维兵找到班主任朱老师，准备辍学回家。朱老师坚决不同意，并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，支持他继续读书。

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，李维兵铭刻于心。出于对学校、老师、同学的感激与敬重，初中毕业之际，李维兵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师范学校。1994年9月，从泸州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李维兵作为优秀毕业生留在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。

青涩的他站上讲台，终于实现了教育梦想。李维兵说，那时，他心里铆足了劲儿，希望将自己曾得到的关心和呵护，传递给学生。工作后，李维兵每年都会抽时间去看望教过他的朱老师，跟老师聊工作、聊生活，把朱老师当父亲一样看待。同时，“也希望自己能做一名优秀教师，用知识帮助更多孩子改变命运。”

李维兵所在的泸州附小成立于1902年，迄今有近120年的办学历史，学校教育质量誉满川南，是川滇黔渝结合部一颗耀眼的教育“明珠”。

“百年名校泸州附小像一个巨人，让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。”李维兵说，学校学习、研究氛围浓厚，工作中，他向优秀的一线教师学习，向教育专家学习，向书本学习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他的教学能力进步飞快，开始在各种教学技能竞赛中崭露头角。25岁时，李维兵便被破格晋升为当年泸州市最年轻的小学高级教师。

李维兵说，荣誉于他而言，与其说是一种肯定，不如说是一种鞭策，让他对自己和学校，时时处处都要求更优秀、更出色，“做到出类拔萃，成为一个群体、一个行业的标杆。”

破解名校的“高原现象”

2011年，李维兵担任泸州附小校长。彼时，教育正面临着时代的追问：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教育人口的空前流动，新技术、新理念对教育带来多方位冲击，公平与效率、质量与水平是每一个教育人亟待作答的时代命题。

泸州市提出，要建设川滇黔渝结合部教育培训中心和江阳区全域品质教育战略。作为一所百年名校，如何突破高原现象，让高原之上更有“高峰”，让老百姓享受更优质的教育，是摆在李维兵成为校长后的第一道难题。

李维兵认识到，学校要持续地高位发展，他面对着四大挑战：学校如何转型升级？如何传承优秀文化？怎样在信息化背景下提高教师水平？教育精神如何坚守？

通过梳理附小百年办学理念，李维兵发现，学校首任学监、教育家赵熙在创办川南经纬学堂及学堂幼稚班（泸州附小前身）时曾说：“为学要为上下古今之学，不能只求耳目尺寸，为学当为大通世界之学，不能拘守方隅。”

“着眼当下，新世纪以来，我们提和谐教育的理念，让教育的节奏符合学生发展的节律，进而使教与学产生谐振效应，促进学生基本素质获得全面发展的教育。”李维兵认为，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，都有一方独特的心灵世界，课堂教学不仅仅是关注个体的生命，更应关注课堂上迸发出的生命的体验，使学生获得感动和收获。

过去与现在串联起来，“和雅”的概念慢慢浮现在李维兵的脑海中。“‘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’，将孩子置于天地之间，以天地万物为师，顺应社会发展创新，传于古而宣于今，方能成就人生智慧；‘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’，培养博学多才、温文尔雅的‘君子’，自古就是教育追求的目标。”

在李维兵的引领和推动下，“让和雅之花绽放校园”成了学校改革发展的主线和抓手。

泸州附小建立了“一个中心，四大愿景，七大平台，三十五个参照点”的特色学校立体建构模式。围绕“和雅共育，自主成长”，着力进行了校园环境创设、教师团队建设、学生自主成长、家长家教指导、班级特色建构、课堂教学改革、社团课程开发，用“和雅之魂凝聚教育合力，和雅之风彰显红色风范，和雅之德引领师生成长，

和雅之行提升生命质量”。

改革过程中，李维兵也一直在不断地思考：“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对学生未来负责的真教育，什么样的管理才是更好的现代学校治理？”

在不断反思和求索中，李维兵的内心愈发平静，开始潜心思考教育，静心治理学校，也从校长职业中找到了自己源源不断的幸福感。

引领更多校长教师成长

在李维兵看来，教师永远是学校的第一资源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在教师，“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”是一门永远不会过时的课程。

学校哪位老师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？每位老师个性在哪里？哪位老师在教学上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怎样去克服？在日常工作中，关于教师的问题，李维兵都努力做到了了然于心。他常常和教师们交流，与他们探讨教育规律，总结教学经验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2018年，教育部启动“国培计划”中小学教师校长领航工程，李维兵入选成为学员，开启了他校长生涯的新阶段。在领航工程培养基地，全国各地的名校长在一起交流探讨，让李维兵对校长这一岗位有了更深入的思索，也明确了他的进一步的发展目标——“在教育与管理之路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做一名教育家型校长。”

“校长的高度，决定着学校发展的高度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。”李维兵说，培养一批教育家型校长，倡导教育家办学，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，作好示范引领，从而促进更多的中青年校长成长，这是新时代教育的呼唤。

2019年3月20日，教育部校长国培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——李维兵校长工作室在泸州市江阳区挂牌成立。李维兵为自己做好了明晰的规划：以校长工作室建设为依托，领航中青年校长快速成长，辐射和引领泸州乃至市外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，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从那以后，“跑”成了李维兵生活中的常态。他常常带着泸州、凉山等各州市的16个学校校长团队，到各地支教，开展教学讲座、交流教育管理、指导一线教学。

“一所学校，如果不能让朝夕生活在其中的学生和教师感到幸福和快乐，无论学生成绩有多好，它都算不上理想的学校。”李维兵说，曾经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，现在他的梦想是让越来越多的学校都拥有好老师、好校长，让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幸福和快乐。

“这梦想，正一步步变为现实。”

小学教师是一种生活

■ 施崇伟

钱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：教书。从1912年春天离开老家开始教书，到1986年在素书楼讲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课，钱穆教书育人长达75年。

这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竟然有十年小学教师经历，先后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、荡口私立鸿模学校、梅村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当过“孩子王”。这段时光，“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”，师生感情极为融洽。有一天上课，课文中有劝戒烟的内容，喜抽香烟并有烟瘾的钱穆心想：自己如果不戒烟，何以能够教诲学生呢？于是，他下定决心戒烟，以后数十年不犯。他在梅村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与学生同住一寝室。一天夜里，他在梦中踢到了床边的墙壁而惊醒，由此想到了“壁”与“臂”两个形声字都属“辟”声，但臂在身旁，壁在室旁，然后想到了避、壁、壁、臂。第二天给学生上国文课，他不讲课文而讲昨夜枕上所得。县上督学正好听了他的课，对钱穆的这节课专门著文盛赞，钱穆因此名声远扬。

钱穆特别怀念他的10年乡村小学任教的经历。他说：“在小学任教时，每校学生在百余人左右，师生相聚，同事如兄弟，师生如家人。每天住在学校，吃在学校，工作在学校，团体如家庭，职业即人生。学校就像是堂屋，故在小学任教，总觉心安。”

这段描述像是我年轻时的生活写照。我也曾有幸当了8年的乡村教师，也曾有过这样的“心安”。

35年前，我师范毕业后，被安排到乡村小学任教。全校4个老师各教一班共百十来名学生。根本用不着敲钟，某个老师站在院子里高吼一声“上课了！”孩子们就像小鸡归笼回到各自的教室；又一声“下课了！”校园里就热闹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堂屋。放学后，其他老师都要回家种地去，总有几个大点的孩子会主动留下来，帮我生火、煮饭，等到炊烟袅袅，饭菜飘香，他们才蹦蹦跳跳着回家去。学校由一座旧庙改建，夜间，我一个人住在偌大的院子怪害怕的，就由几个孩子轮流着给我作伴。晚上，师生一大一小趴在一盏油灯下，我备课、他念书，俨然父子或兄弟。

一年后，我调到了乡中心小学，同事和学生多了一些，这种“家庭生活”就更有烟火味了。一个坑坑洼洼的坝子环绕着6间教室，像一个农家大院；十几个同事在一个屋子里办公，课间时你吸一口我的旱烟，我端起他的茶杯一阵牛饮；有人讲个笑话，全屋子就会被笑声包围；办公桌上的抽屉不用上锁，没有怕人听到的悄悄话；安静的时侯是夜晚开会，只有校长一个人念报纸，大家或专心听，或批改作业。最有意思的是下班后回到宿舍，穿过两间教室之间的一道窄门，连通另一个院子。一人一间小屋，小屋门口一个蜂窝煤灶。一家的灶有燃煤就可以引燃全部烟火；吃饭时，老师们就蹲在各自的门前，谁家在喝粥，谁家在吃肉，谁也藏不住秘密。若是哪家炒香了回锅肉或烧了肥肉，那就别想吃独食。刚一起锅，大家都端着饭钵纷至沓来，你夹一筷，我舀一勺，到最后，菜汤也要倒去。

意想不到，这种貌似不堪的日子，竟能与钱穆大师共鸣。慢慢回味起来，值得怀念的小学任教的时光，真如大师所言：“小学教师是一种生活，中学、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。”

几十年之后，年近古稀的钱穆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小学教师生涯时，动情地说道：“虽居乡僻，未尝敢一日废学。虽经乱离困厄，未尝敢一日颓其志。虽或名利当前，未尝敢动其心。虽或毁誉横生，未尝敢馁其气。虽学不足以自立，未尝敢忘先儒之矩矱，时切其向慕。虽垂老无以自请献，未尝不于国家、民族、世道、人心，自任其匹夫之有责。虽数十年光阴虚掷，已如白驹之过隙，而幼年童真，犹往来于我心，知天良之未泯。”

读书不觉秋已深

坐在教室里抽背古诗，一阵凉风袭来，循着凉风望出去，真是好一幅秋山秋水图！

横在眼前的是一座墨绿的青山，初秋的山不似夏日，夏日的山因为光照的原因，一大早便雾蒙蒙的，而秋日的山颜色浓了一些，轮廓也更清晰了一些。

山下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，为看得清楚些，我站到了窗前，望着平静的湖面，只想到了一个词，那就是庄子的“秋水时至”。你看，这个词多好，说的是秋天的霖雨总是如期而至。是啊，时间倏忽而过，总有一些事是在这万千的变化中循着规律来的。比如孩子们总会在九月如潮水般瞬间涌入校园，比如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，再比如“春华秋实”。

蒋勋说，秋天是从水面上来的，水面上洋溢的光一日一日沉淀下来，河水变得透明清澈，像一张白纸。秋天的水面是如此的宁静，如此的温婉，让人只觉得时间都静了。

一个人站在窗前，不禁让我想起年少时在学校里上美术课时，老师让我们一层一层地打底、一层一层地渲染，最终染出了一幅层次变化明显的水墨图来。而此

时窗外的景象也像是谁用湿润的笔锋一次一次地晕染，最终染成了这幅天然的画卷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正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一个孩子背诗的声音大了起来，瞬间将我从窗外的美景中拉了回来。我转过头扫视了一圈，学生们一个一个背得十分认真，朗朗的书声飘荡在整个教室里。

我望着这一群正在背书的小朋友，他们的声音高高低低，起伏伏伏，与窗外宁静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不禁在内心感叹，平日里他们读的这些书、背的这些诗，不也是一种渲染浸润吗？从他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，就被书里的知识不断地晕染，一层一层，最终都成了他们人生最初的底色。

在学校里，有些渲染是看得见的，比如那读过的书、写过的字，而有些渲染却是看不见的。如这窗外的一帘秋景，如我们的校训“读诗明礼，勤学健体”，如校园里的一花一草，这些都是一种无声的浸润，

记得有一次，路过学校的长廊，一个孩子在捧着书读。原本周围是没有什

声音的，突然一个孩子窜了出来，大叫了一声，那个读书的孩子霎时从书中抬起头来，错愕地循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，他整个表情都是怔怔的。那一刻，只可惜我没来得及拍下来，若能拍下来，定能取名叫做“读书不觉秋已深”！

读书读到一定的境界，对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的钝感的。那是一种思绪迟迟难以从书中抽离出来，整个人都陷入了那种迷蒙的状态。这个小小少年不多时又将头埋进了书页间，他一定不知道，自身已然成了这美丽校园一角独特的风景。

校园里还有一尊白色的雕塑，形象是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在安静地读书，她坐在草坪上，是那样的娴静和专注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每天早上，朝阳从操场的一边升起，穿过秋日早晨的薄雾，斜斜地照到了她的身上，她好像镀上了一道金光。小孩子三三两两地从旁边经过，她浑然不知，只专注于手中的书页。

是啊，“读书不觉秋已深”，在翻过几本闲书后，时节已陡然转入了“寒露”，这群奔跑在校园里的小孩儿在裹上厚厚的衣裳的同时，也裹上了一身浓浓的书香！